

<夢蝶>

一隻蝴蝶飛進教室，很膽怯地拍動不穩的翅膀，進入這個並不友善的空間裡，像個孩子伸出期盼的腳尖，點著輕盈的水面。

教室裡夢想紛雜壅擠，四處飛溢，這是一個高三季節。

蝶影與洩入教室的輕光交織，夢想們飛在跌落的粉筆灰一旁盤旋迴盪。高三的日子感受時光的流動，停住腳步就會被擦傷。沒有人瞥見那絕美的光影飛入窗子。

一如講台上的碎碎念也沒幾只耳朵聽見。

國文老師千篇一律地抱怨著：「為什麼每次到妳們班，老師的座位都這麼髒呢？同學！你們知道嗎？如果教室不乾淨，老師也會不太想教了呢！值日生！值日生……。」

手機輕輕嗡嗡聲，是班上私設的群組訊息。

FB 通知：

mini ba 在「老屍欠嗆」社團中貼文：「髒人沒資格說別人髒好嗎。」

DD 回應了一則社團的貼文：「豬女又嫌座位髒了唷。」

Mini ba：「不想教也沒人留妳還不快滾出去，自以為教多好。」

DD：「她有來我們班上過課這種東西嗎？她教得能算是課嗎？嗯？」

Mini ba：「賤人就是矯情。」

DD 說讚

教室真的很髒嗎？其實我不是很清楚。

但說句良心話，老師的課也不是教的多爛，只是偶而會講一些考試不會考的事情罷了。可惜同學已經討厭她了，所以現在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。

我腿上的小說正好有這一句話：「我們都被困在潛規則的蜘蛛網裡，愈掙扎反而卻陷得愈深。」潛規則就例如說現在，就算知道老師沒錯，也別跳出來送死，否則就會一起被討厭。

我只是想存活下去而已，不能怪我吧！

有些話本來就是不能說出來的。

突然，我注意到了一對在上空飄浮的翅膀。

空氣震動，四周有人喊著快關電風扇啊！

太遲了。

尖叫聲無法托住散碎的蝶翼，鱗粉跌進粉筆灰懷裡。彷彿感受到生命逝去的

悲傷，手機狠狠發抖了一下。

學測成績傳來了。

客廳，晚餐，嚼嚼嚼嚼。

我腦海不斷浮現一道如虹般優雅的弧線，然後縱身躍入風扇裡，四分五裂了，居然還可以這麼動人心魄。

「今天過得還好嗎？」母親試探性的善意。

我隨口敷衍過去，反正她真正想聽的才不是這些。

沒有一個人看見，國文課裡的那雙翅膀有多炫麗。除了我。

「成績出來了，妳再來有什麼打算？」

來了！她最在乎的東西，簡直比考生自己還在乎。

「我知道你現在不好受，可能不想談這個問題，但妳看看時間表現在不寫自傳，什麼時候可以寫？啊？所以妳要趕緊決定要填什麼校系，對了我還要問妳，妳現在還是很堅持一定要中文系不可嗎？如果你還是堅持我絕對不會干預多說什麼，只是妳自己的未來自己負責。我只是建議妳，可以考慮教育系啊……。」

母親的聲音漸漸變成風扇的嘎嘎聲。

我想著蝴蝶有多少機率能躲過致命的刀扇，飛去梁祝雙葬的墓前。蝴蝶起飛的感覺應該很棒吧？蝴蝶振翅的聲音一定很美吧？

一隻蝴蝶死亡了，又有誰在乎，又有誰心碎。

嘎嘎嘎嘎，風扇聲。

不對是說話聲。

「我和你說話妳到底有沒有認真在聽啊？」

「有阿。」

「之前不是跟妳說洗完澡順便把浴室刷一刷，妳有刷嗎？」

「有阿。」

「刷子為什麼是乾的？如果有刷的話一定會濕濕的吧！妳不要以為父母都是笨蛋……。」

浴室不用天天刷吧。

不過這種話是不能說出來的。

躲進學校，躲過父母強勢的關心，還是躲不過時光的流逝。第一階段結果在惡心到令人作嘔的等待後還是公布了。

「程程！我和你都過了政大教育系欸！」吳孟開心的說著。

我心裡嘀咕：明明就三類組的人，幹嘛搶一類的科系呢？而且這個人之前明明就說自己的興趣是生物學家研究昆蟲。

「妳那什麼眼神？我都沒嗆妳咧！妳還不是填的中文系一個都沒上？阿？考慮指考？妳瘋了嗎？有學校就去念啦！什麼？沒興趣？妳別傻了好不好，教授哪看得出來妳有沒有興趣，他只在乎妳會不會面試好不好。再說了，妳難道對提

早放假也沒興趣嗎？」

只有蝴蝶的翅膀才最美，可是偏偏不能飛。
能飛得怎麼偏偏都不是蝴蝶？

回到家，將隨身碟插入電腦。

滑鼠遊標移到 Word 檔上。

「自傳(中文系)」

手指不動，不動，不動，按下。

從小，我就受中文的吸引，覺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符號。因此，我從以前就立定志向要成為一名文學家。

猶豫許久，把「文學家」刪掉，打上「國文老師」。

因為對文學的熱情，我踴躍參加各樣國語文競賽，屢獲佳績。

想著想著，把「對文學的熱情」刪掉，打上「受到班上國文老師的支持與鼓勵」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當我在準備演講比賽的時候，有時遇到不好發揮的題目，使我備感挫折。可是當我想到自己參加這個比賽的原因，是為了向所有人展現我所深愛的中文之美，我就壓下心中的恐懼，告訴自己要有最好的表現。

微微思索，把「向所有人展現我所深愛的中文之美」刪掉，打上「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許，也為了未來當老師而做預備」。

終於，我打敗了眾多對手，得到演講比賽第一名的殊榮！

眼睛一轉，在這句話後面加上「這一切都要感謝老師的辛苦教導」。

這次比賽的經驗，開啟我通往中文系的一條道路。

幾乎不用怎麼考慮，把「中文」刪掉，打上「教育」。

在社團中，時常遇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問題，使我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是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」的精神，中文的思想時時刻刻都影響著我。

把「中文」刪掉，打上「教育」。

我越來越確定，我的生命就是為了中文而存在……。

刪除，複製，貼上。刪除，複製，貼上。刪除，刪除，刪除，複製，貼上，貼上，貼上……。

自傳就這樣完成了。

在不斷的複製與貼上之間，原來人生也可以用複製與貼上來詮釋。

我按下「儲存」。

電腦通知：

已成功儲存「自傳(中文系)」

愣住。

愣住。

愣住。

我突然激動地再按開它。

我的名字叫做程貞，倒過來念就是「真誠」，我父母給我取這個名字，就是希望我成為一個忠於自我的人，老師和同學都一致認為，誠實無偽就是我最棒的人格特質與代名詞。

從小，我就受中文的吸引，覺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符號。因此，我從以前就立定志向要成為一名國文老師。

因為受到班上國文老師的支持與鼓勵，我踴躍參加各樣國語文競賽，屢獲佳績。當我在準備演講比賽的時候，有時遇到不好發揮的題目，使我備感挫折。可是當我想到自己參加這個比賽的原因，是為了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許，也為了未來當老師而做預備，我就壓下心中的恐懼，告訴自己要有最好的表現。終於，我打敗了眾多對手，得到演講比賽第一名的殊榮！這一切都要感謝老師的辛苦教導！

這次比賽的經驗，開啟我通往教育系的一條道路。

……。

我尖叫一聲，用力拔出隨身碟，甩到地上。

「啪」摔到房間全身鏡底框旁。

我抬頭，看見一個像鬼一般，可以透光的人。在鏡子裡面。

她問，你是誰？

「我是誰？我是程貞啊！」

妳要去面試教育系？

「對阿，我第一階段就只過了這個，不去就沒學校了。」

那妳喜歡教育系嗎？

「嗯……。不討厭吧？應該吧？」

妳參加語文競賽是為了當老師？

「我不知道……可能吧……？」

妳愛教育系勝過中文系？

「……妳吵死了！！妳看我不是把教育系的自傳蓋過中文系的，這是我比較愛教育系的證明吧？不是嗎？」

她看著我，渾身越來越透明了，眼神是憤怒還是失望難以分辨。

在完全消失前，她說，妳不是程貞，程貞的意思就是忠於自我，誠實無偽，程貞是不會說謊的。

我尖叫著躲進被窩裡，哭著睡著了。

連睡著也不得安寧，我又夢到那隻身首異處的蝴蝶。

蝴蝶飛進花園裡，蝴蝶愛上了一朵牡丹，她滿心歡喜地飛過去，卻被牡丹的守護者給擋住了，那是一隻蜘蛛。

蝴蝶苦苦哀求蜘蛛說：「求求您讓我過去吧！我愛著牡丹啊！」

蜘蛛說：「不行，妳的花粉數量比別人少，我不能讓妳過去。」

蝴蝶說：「妳看我都是採中國的花蜜，所以英國的花蜜就比別人少了些，但牡丹是中國的花兒又不是英國的花兒，拜託您行行好讓我進去吧！」

蜘蛛說：「規定說不行就是不行。妳看花粉總數比妳多的人已經進去等待候選了，沒有位置給妳。」

蝴蝶急得都快哭出來了，哽咽地說：「雖然我花粉不夠，可是牡丹看到我一定會選擇我的，我有信心我是全天下最愛牡丹的，我有證據，求求您只要讓我見牡丹一面就好了！求求您了啊！」

蜘蛛搖搖頭，說：「位置已經滿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然這樣吧，我看妳的花粉數量，可以通過杏花那一關，妳去找杏花罷！」

蝴蝶也搖搖頭，說：「可是我不愛杏花啊！我瞧見很多蜜蜂在杏花那兒排隊呢，我去了豈不是佔了他們的位置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我又怎能奪人所愛呢？」

蜘蛛只是斜眼看了蝴蝶一眼，說：「妳不奪人所愛是妳自己一廂情願，不代表別人就不奪妳所愛。妳再這樣糾纏下去，連一朵花都沒有了。」

蝴蝶偏偏就不信邪，悶頭就想撞穿蜘蛛網，結果被緊緊纏住了，愈掙扎反而卻陷得愈深。

蜘蛛慢條斯理地爬過來，

狠狠地，

撕咬下一片翅膀。

驚醒。

冷汗留了一身，剎那間，分辨不出蝴蝶是自己的一場空夢，還是自己才是蝴蝶的一場惡夢。

手無意識地摸向了肩胛骨，那是翅膀的位置。

太奇怪了痛覺怎麼會這麼真實呢？

我根本就沒有翅膀。

班長魏戌在台上報告事情，也只比老師上課好一點而已。

「各位同學安靜一下聽我說，這周我們班整潔成績最後一名……。」
想念書的念書，不想念書的在玩，面試前夕的時間點，站在台上的人根本不會被尊重。

我翻開書本隨便的翻著，突然看到自己以前寫的筆記。

「國文太簡單了，今天國文考第一名，我好棒！」

高一的字跡，真不愧是年少輕狂。

沒想到翻幾頁又看見幾個字。

「今天雖然小考考差了，可是不要緊，下次再贏回來！」

我有些不能理解以前的自己怎麼這麼樂觀開朗。

看著旁邊潦草的小蝴蝶插圖忍不住皺起眉來。

「既然不是毛毛蟲，就要壯烈的撲火。短暫青春就要像，煙火。」

這又是在哪裡抄下來的歌詞，真受不了。

還是換一本書來看好了。

「不要輕易放棄！還不到妥協的時候！」

我想著以後愛這樣亂寫的毛病要改一改了。

「Don't you give up now? The sun will soon be shining！」

居然還有英文。

以前的自己怎麼這麼這麼天真呢？天真到我都快認不出來了。

再翻一頁，實在是太驚人了。

「蓋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」

這麼長的東西我居然也抄，以前時間真的好多阿。

可是又突然有點羨慕以前這樣單純快樂的日子。

「夢想往往和現實相反，但是那不就是會使人閃閃光芒的原因嗎？」

我忍不住想，現在的自己是不是看起來很黯淡呢？

「理想使你微笑地觀察著生活；理想使你倔強地反抗著命運。理想使你忘記鬢髮早白；理想使你頭白仍然天真。」

反射性地想到了孔子說過：「不知老之將至」，好想體會那種快樂啊！

嘖！我是不是被國文洗腦啦！

「從勝利學得少，從失敗學得多。」

嗯？真的嗎？我有學到什麼嗎？

「我要啟動心靈的力量，讓信念之火永不熄滅；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；我要健全自己的身體與心靈，以實現我的夢想！」

哈哈這念起來有點像在自我催眠欸！

被自己逗笑了，一路翻到了最後一頁。

笑容僵住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，我才不會認輸呢！我可是程貞耶！一定要考上中文系！要寫

出轟動國際的著作！要成為舉世無雙的文學家！不可以被挫折打敗，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！不要讓未來的程貞後悔今天做的決定唷！」

我耳裡似乎又響起了房中迴盪的問句。

她問說，妳是誰？

對阿，我是誰呢？

我到底是誰呢？

校門口旁邊有一顆矮矮的樹。

現在樹旁蹲著一個人，正聚精會神地盯著樹叢裡看，又是吳孟。

「啊！程程妳快來看！」

一隻肥滋滋的毛毛蟲在大口啃著葉子，吃得津津有味，真忌妒牠什麼煩惱都沒有只要一直吃就好了。

「是青斑蝶的寶寶欸！是不是很可愛，妳看牠已經長很大了，應該差不多已經蛻皮三、四次了吧？」

真是太厲害了，我其實連青斑蝶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，更別說判斷蛻皮幾次了。吳孟真的對昆蟲很有興趣欸，應該去讀昆蟲系嘛。

「那就把妳取名叫做小小孟了啊。因為妳是我發現的嘛！吃飽一點才能快快長大喔！知道了嗎小小孟？」

居然會有人願意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毛毛蟲，她真的是很愛蟲蟲，唉。

吳孟同學興致盎然地觀察小小孟的進食狀況，頭也不抬的問我：「程程，妳面試要穿什麼衣服去啊？我可不想和妳撞衫耶。」

我想了想，還是回答了她：「我想，我還是去考指考吧。現在這個系是我媽幫我填的，我不想去念了。」

吳孟聽了我的回答，瞪大了她的眼睛盯著我，愣愣地問：「妳認真的？」

我極其慎重地點點頭。

「程程妳……。唉算了妳考慮好就好了，那妳努力吧！加油欸！真想不通，為什麼阿程程！」

我思考了一會兒，回答她說：「可能因為我突然發現，自己是誰吧。」

回家自然是免不了一場家庭革命。

一個大發雷霆不給我好臉色看：「吃一次苦頭還學不乖嗎？妳明明就知道指考比學測更難，妳有把握考更好嗎？啊？」

另一個則是苦口婆心勸了半天：「小貞妳考慮清楚，妳考得也沒有說很失常，就跟妳平常模擬考也差不多，妳說有可能指考就突然突飛猛進了嗎？爸媽這樣還不是為妳好，再說教育系有哪裡不好了，中文系出來妳說要做什麼？」

但我說了，我就是堅持，我自己的未來自己負責。

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：我雖然是你們的女兒，但我不僅僅是妳們的女兒。

我是程貞。

程貞的意思就是忠於自我，誠實無偽。就算騙得了全世界，也騙不了自己的。雖然是這樣想，不過這些話還是別說出來的好。

於是我決心要放棄面試，現在就直接為只考而努力念書了。居住在一群都在玩樂的人當中還要念書，當然是大不易。班上眾多人，幾乎都在放棄之中，不願意再碰書本，只等著考上那一所一定會上的爛學系，例如說我坐左邊的小貝，每天只知道用手機滑著 fb，更新「老屍欠嗆」的近況；而她後面的蒂蒂，上課就是睡覺，居然還打呼，真是太扯了。

雖然如此，心情還是很坦然。

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我內心掉著書袋子給自己聽，笑在心底。

即使座位前後左右的人不停地滑著螢幕，我只覺得自己有種特殊的優越感，和那些在現實泥濘中打滾的同學是不同的。心想：妳們這些愚昧的人啊，繼續混濁吧，繼續沉醉吧。

原來之前的我是這個樣子的嗎？被成績打垮所以降低志向了、拋棄夢想了、向失敗屈服了、向制度妥協了。

醒了真好，我開心的對自己說：程貞，堅持下去，美夢就要成真了。之前我也一直悶悶不樂於考試制度對我不公平，居然是英文級分不夠讓我進不了中文系，太沒道理了。不過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決定再為自己的夢想拚一次。

加油，程貞。

我不能因為一次被潛規則困住就對它認輸了！我要努力掙脫它，飛出屬於自己的藍天。

我嘲笑自己：真是的，怎麼有股濃濃的中學生文藝腔呢？

「我撿到妳房間的隨身碟了，看到妳存在裡面的自傳，明明就寫得很好啊！妳真的不再考慮考慮嗎？我就想說這幾天不就是要寄面試資料了，我就先幫妳寄過去了啊。」媽媽的聲音遙遠地傳來。

我只是無奈的笑笑。

就算寄了，我也不會去面試的。

就算去了，我也要胡說八道一通。

我就是不想要，妳再逼我也是沒用的。

當然了，這些話也是不能說出來的。

只是我突然想起今天放學時，我也順便去觀察了一下小小孟的成長狀態。

一定是被吳孟傳染奇怪的癖好了，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
今天的小小孟沒有趴在葉子上，葉子下卻有一個綠綠的小小的，

蛹。

毛毛蟲努力地吃了好幾天，牠也離蝴蝶越來越接近了，就差一步就要破蛹而

出。我看著不知為什麼就開心了起來，覺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與自豪感，幾乎要把我脹破了。

繼續念書時，有個溫和的聲音傳來：「程貞，可以請問妳作文問題嗎？」

啊，是班上的乖寶寶高洋。

因為有演講與作文比賽冠軍與文學獎光環，班上許多人常找我看作文。

我說：可以啊你問吧。

「可以拜託妳幫我看看我的作文嗎？我怎麼寫都分數不高欸，為什麼啊？」

我一看，題目是「夢想的重量」

我看了看他寫的內容，心裡吐了吐舌頭，想著：原來他想當數學老師啊。

真是太偉大了，像老師那種職業，事情永遠比錢多，教得多被罵，教的少被告，站在台上辛苦講半天學生常常問話都不回，還淪為社群網站批鬥的對象。

就像班上那位總是抱怨的國文老師一樣，太慘了。

記得高洋他好像也填了政大教育系啊。

不過他跟我是不一樣，是真的想當老師吧。

我自我肯定了一番：果然放棄是對的，就是應該把機會讓給這種真正想要的人才對。

他聽我說完有關作文的建議之後，眉頭深鎖，訥訥地問了一句：「為什麼作文一定要這樣寫比較高分？」

為什麼？這沒有什麼原因啊？

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不是嗎？

作文要高分就是要至少超過五百字；分段也是一定要的；第一段最好不要多於三行並且每段的行數不能差太多。

記得要起承轉合，隨時引用優美詞句，最好是從古文四十篇中出來的更好。

凡有論點必須舉例，在第二段舉正例，第三段再舉反例，更有突顯主題的效果，善用時事或歷史，否則就要寫出親身動人肺腑的小例子；別忘了要時時扣題。

雖然沒人告訴你，但是字寫好看是必要的，字體也不能太小。

首尾呼應會有強調的感覺，想不到要寫什麼就把作文題目再造樣造句一次就對了。可以使用排比或是引用偉人的名言佳句會更有力……。

這些難道不是寫作文的基本常識……嗎？

我心裡忽然湧起一震熟悉的不舒服感，但是我把它強壓下去了。

「喔……。好吧。謝謝妳喔程貞，我會更加努力練習的。」

高洋苦笑地離開了。

我卻不知道該安慰他些什麼。恩，好吧，至少我把教育系讓給他了。

還是繼續念我的書吧。

「同學聽這邊一下好嗎？」

每個故事總會有一個資優生，魏戎就是那個資優生。

現在身兼班長的魏戎正在台上說話。

「這周我們班的整潔成績又是最後一名，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喔。」

台下根本沒人在注意他，現在要念書都自顧不暇了，哪又空管什麼整潔啊？

那是衛生股長的事情吧？衛生股長似乎就是高洋的樣子。

雖然心裡有這個想法，不過罪惡感還是稍稍拜訪了一下。

國文老師似乎每次上課時，都抱怨班上很髒的樣子？原來班上是真的很髒啊。

大概太久沒從書堆中抬起頭所以沒感覺吧。

但我還是別說好了。

班長自己好像也不是很在乎這件事，執行完報告事項的任務之後就慢條斯理地回到座位上。

他座位就在我旁邊，開始動手整理手中的一疊文件：備審資料。

若要說指考生的痛苦，看著別人悠閒的準備面試而自己卻在念書，這樣的感受實在不愉快。

「程貞，妳可以幫我看一看我擬的自我介紹嗎？」

我接了過來，嗯，不愧是書卷獎第一名的文筆。完全符合所有會拿高分的原則啊。我看了看，覺得沒什麼問題，就直接說：這是一篇完美的自我介紹，一定可以讓法律系的教授印象深刻的。

他謙虛的說過獎了，真是寵辱不驚，全台北市優良學生的風采當之無愧。心裡還是有點羨慕，像這樣就要觸及理想的人啊，什麼時候我才能像他一樣品嚐勝利的滋味呢？

一時玩心頓起，我說：我來假裝成教授幫你模擬面試一下吧！

「好啊！」看起來已經準備充足，信心滿滿呢！

我一時間也沒想到什麼問題，抬頭看見窗戶中有我的鏡影。

阿，想到了！我問說：請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吧！

「教授您好，我是獅夢高中的魏戎……。」

嗯，那說說你為什麼來申請法律系呢？

「進入法律系是我一直以來的目標，我是在一次切身的經驗中，了解法律對我們的重要性……。」

哇，說得真好，那你有什麼特質，讓我們法律系要收你這個學生呢？

魏戎表情非常認真的說：「我最希望的就是成為一名司法人員，所以我不畏權勢的正義感，遇到不對的事情一定會出面阻止。雖然現在我只是個學生，能做的事情不多，但我會永遠秉持我的信念：『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』，例如說看到地上有垃圾一定會撿起來，盡自己微小的努力；或是地上有會害人絆倒的東西，我就會將它移開；有時候班上有比較弱勢的同學，我身為班長也一定會出面調解，維持班級秩序與正義……。」

我聽著幾乎都要為他起立鼓掌了。真棒啊，這樣的人如果不進法律系真是太浪費了。

魏戎說到一半，突然看著講台笑了起來。我疑惑地望向講台，奇怪了，小貝和蒂蒂又不是值日生，到講台上去做什麼？

小貝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塗塗塗，再用板擦擦掉，然後用力拍打板擦，粉筆灰瀰漫。蒂蒂則直接從粉筆槽捧起一把灰，然後放手，撒下。

在老師的椅子上。

兩個人無比得意的笑著，笑聲在我聽來無比刺耳，聽得我心都涼了。最令人難受的是離我最近的那個笑聲。

魏戎為什麼也在笑？

全台北市優良學生，書卷獎第一名。剛剛是誰說，我最希望的就是成為一名司法人員，所以我不畏權勢的正義感，遇到不對的事情一定會出面阻止？

或是誰說，我會永遠秉持我的信念：『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』？

看到地上有垃圾一定會撿起來，盡自己微小的努力？

身為班長也一定會出面調解，維持班級秩序與正義？

我之前認為，如果不進法律系真是太浪費的魏戎，就是現在帶著笑容的這個人嗎？

一會兒，國文老師走進來了。

老師一如往常地抱怨：「每次到妳們班，老師的座位都這麼髒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值日生下課到底有沒有在好好打掃呢？衛生股長！來處理一下……。」

座位附近在低聲竊笑著。

粉筆灰中是什麼的碎片還閃閃發光著，難道是蝴蝶的翅膀嗎？

我轉頭看向魏戎的方向，他雲淡風輕地笑看這一切。他身旁的窗戶中，並沒有映出魏戎的影子。

是角度的關係嗎？

我不敢說，也說不出話來。

浴室中，我用水不斷沖著自己。霧氣瀰漫。

明明用的是熱水阿，體溫怎麼還是這麼冰呢？

霧氣升騰，凝聚成了一朵花。

一朵牡丹花。

之前的夢清晰了起來，我又看見了那一朵牡丹。原來牡丹是被透明的蜘蛛網緊緊捆住的。沒有蝴蝶能夠靠近牡丹，能到牡丹身邊的全都是蜘蛛。不會被蜘蛛網困住的蜘蛛們，把位置都佔滿了。

蜘蛛說，規定說不行就是不行。

蜘蛛說，位置已經滿了。

蜘蛛說，妳去找杏花罷。

蜘蛛說，妳不奪人所愛是妳自己一廂情願。

蜘蛛說，妳再這樣糾纏下去，連一朵花都沒有了。

連一朵花都沒有了、一朵花都沒有了、花都沒有了、都沒有了、沒有了……。

牡丹花沒有蝴蝶愛戀她，凋謝了。一片片花瓣落到地上，像血跡流了滿地。

與蝴蝶碎掉的殘翼相擁、纏綿、化作春泥更護花。花心碎了，蝴蝶心碎了，又有誰在乎？

我想起今天經過校門口時，樹根旁的景象。

爬爬爬爬，樹根旁聚集了眾多的螞蟻，分工合作著，

搬運，分食，撕毀，吞噬，一個四分五裂的，

蛹。

之前好像在哪本書看過這句話：「我們都被困在潛規則的蜘蛛網裡，愈掙扎反而卻陷得愈深。」

那果然還是別掙扎得好吧。我這麼想著，擦乾身體就要往外走。

突然想起媽媽每次都在碎碎念說要刷浴室。

我拿起蓮蓬頭，把放在櫃子上刷子徹底噴濕。然後離開浴室。

我有沒有刷浴室，她又哪裡會知道，她只觀察刷子濕不濕而已。我只要不說就好了。

我不敢回頭看看鏡子裡有沒有我的影子。

不，別再想了，別再問了，別再說了。

蟲鳴鳥叫，教室窗邊，啾啾啾啾。

像極了高中教室的景象，但我們都已經大學了，人在成長中，變了很多，尤其是看不見的地方。

我在必修課的教室裡發呆。

「程程！妳在看什麼？」吳孟居然還跟我同系，繼續糾纏。

我指著窗外的樹枝上，又是一個蝶蛹。

我問她：還記不記得小小孟。

「當然記得阿，可是也不知道他後來到哪去了。哇！這是烏鴉鳳蝶的蛹欸！妳有沒有看到它在動欸！該不會要孵化了吧！」

蛹蠕動了幾下，居然真的有東西從裏頭爬出來！

竟然是一隻蜜蜂。

吳孟登時興奮了，叫到：「哇居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，太棒了！是姬蜂欸！我跟妳說姬蜂是寄生蜂，會把卵產在蝶蛾類的蛹裡，吸取宿主組織的體液……。」

毛毛蟲努力吃了半天，結果都是為人縫作嫁衣裳，蝴蝶居然最後變成蜜蜂了嗎？未免太好笑了。

我笑到眼淚都流出來了。
說到眼淚，就想到面試那一天。
那天高洋也哭了。

教授在我的臉上看來看去，問道：「妳來面試教育系，是妳自己的意思，或是家人的期許呢？」

我臉上帶著堅定地回答道：「教育系是我從小的夢想，以前寫作文時，寫到我『我的志願』，那時我就寫，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老師。那我的父母也很鼓勵我去追求我自己的夢想，他們給了我很大的支持。」

教授點點頭：「那你有什麼特質，能說服我們讓我們一定要錄取妳這個學生呢？」

我自信地笑著說：「我的名字叫做程貞，倒過來念就是「真誠」，程貞的意思就是忠於自我，誠實無偽，所以我絕對是不會說謊的。有些來面試的人可能會說一些場面話，可是我是絕不會做這種事情的！請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心的愛著教育，想為教育付出，想進入教育系！」

教授翻了翻名單，說：「你們班上還有一個叫做高洋的人，也來面試，如果我告訴妳，妳們兩個我只能錄取一個，妳說我要錄取誰？」

「當然是我！」我說得無比真誠，連一絲破綻都找不到：「我敢保證，我一定比它更熱愛教育、更適合教育系！」

結果出爐，我和吳孟都錄取了。

高洋落榜了。

聽說他後來哭了一個周末。

第一節的必修課，同學們一個個上台自我介紹。

彷彿看見蝶影與洩入教室的輕光交織，夢想飛在跌落的粉筆灰一旁盤旋迴盪。而現在依然感受著時光的流動，停住腳步就會被擦傷。

教授問說，想當什麼科目的老師啊？想教什麼啊？

吳孟蹭在我耳邊偷偷問我：「程程妳一定想當國文老師對不對？」

我笑著回答：「妳說呢？」